

金庸与央视版《笑傲江湖》

■曹正文

笔者与金庸相识与结缘，纯属偶然。1988 年上海甲肝流行，我也不幸染疾，在家休养，无聊之际，便以读武侠小说消遣度日。记得当时读的是古龙的新武侠，《楚留香》《陆小凤》《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一部接一部，读得入神，便想写点武侠评论，三四月便完成了一部《古龙小说艺术谈》。

由于当时“武侠热”热遍神州，此书一版再版，我在“文汇书展”签售创下一天签名 800 本的记录。当时有人建议我寄一本给香港的金庸先生，我便寄了一册，书才寄出一周，已收到金庸先生来信，并附来一套《雪山飞狐》签名本，他在来信中邀请我去香港讲新派武侠小说。

由于当时签证麻烦，待我半年后赶往香港，金庸已去英国读博士。一年后我才与金庸见面，我后来又与金庸先生在海宁、上海、北京与香港见过几次。

我写的《金庸小说人物谱》《金庸笔下的 108 将》与《中国侠文化史》出版后，金庸亲笔题字祝贺，他尤其对笔者撰写的《金庸小说排名录》表示很为赞赏。

到了 1998 年，《三国演义》制片人张纪中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约我一见，我并不认识张纪中，也不知其人大名。他赶到上海对我说，中央电视台向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购买他的武侠小说版权，金庸已同意，至于先拍哪一部？金庸让他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想一想说：“金庸 15 部武侠小说中，我以为最好的是《笑傲江湖》。”我在席间与张纪中详细谈了《笑傲江湖》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以及《笑傲江湖》与《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



■本文作者(左)与金庸

名篇的比较。

张纪中返回北京不久，就来电：“我已和金庸先生交换了意见，央视同意开拍《笑傲江湖》。”

1999 年 5 月，张纪中在杭州，与金庸谈妥拍摄《笑傲江湖》的合同，金庸先生象征性地以一元钱让央视获得了改编权。这年夏天，张纪中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改编《笑傲江湖》电视剧剧本？”我因忙于报社编辑工作，婉言谢绝了担任《笑傲江湖》的编剧。当然除了业务忙，我对改编剧本不内行。

1999 年秋冬之际，张纪中来电：“剧本初稿已出来了，我想邀请您担任《笑傲江湖》的文学顾问。”我当即回答：“这个可以考虑，我再推荐我老师章培恒先生一起担任文学顾问。”

张纪中自然知道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武侠评论界的大名，一口允应。

过了一个月，张纪中寄来了两本《笑傲江湖》剧本，并邀请我和章培恒

先生赴京审查剧本。我和章培恒先生利用一个星期，详细阅读了《笑傲江湖》的剧情脚本打印稿，并于初冬飞赴北京。

张纪中到北京机场接机，并当天陪我们去看了北京的评戏，游玩了天坛公园。

翌日，我们就《笑傲江湖》存在的问题作了交流，我记得章培恒先生就剧本的内容与人物塑造及细节谈了九条意见。我对《笑傲江湖》人物对话与情节发展及每一集剧本的悬念，谈了 13 条看法。总之，谈得比较具体而深入。

张纪中带了两个助手，听取了章培恒先生与笔者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

转眼到了 2000 年 3 月，张纪中打来电话，请我与章培恒先生赴无锡影视拍摄基地，参加《笑傲江湖》拍摄开工仪式，我们因忙于手头其他事，婉

言推辞了。

一直到 2001 年 3 月，34 集的《笑傲江湖》在央视八频道播出，我们才看了几集，便发觉我们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基本没有被采纳。尤其我们当时向张纪中提议让李连杰任《笑傲江湖》第一男主角令狐冲，结果换了其他人。记得我们曾给张纪中打过电话，他的回答是：“李连杰戏排得很满，他没有时间接拍令狐冲。”据我们了解，是因李连杰当时演技如日中天，片酬很高，剧组为了省钱，不可能高价去请李连杰，当时请的是影视当红演员邵兵出演令狐冲，后来又因拍摄时，两人意见不一，邵兵辞职而去，张纪中便请李亚鹏接替。我与章培恒老师对李亚鹏演令狐冲很有异议，一是形象不佳，缺乏令狐冲那种纯朴可爱的模样。二是演技也不行。但生米已煮成熟饭，我们再说也是白搭。

三个月后，我们收到张纪中寄来的《笑傲江湖》的 VCD 片子，在封面上署名文学顾问：章培恒、曹正文。我们无奈一笑，对全剧的质量，我们并没有尽到顾问的职责。

由于中国武侠热没有降温，金庸小说热一直在大陆持续，电视剧《笑傲江湖》的卖座率一直很不错，据说有七亿多中国观众看过《笑傲江湖》。我曾看过香港版的《笑傲江湖》，李亚鹏演的还不如港台的片子，这也是我和章培恒先生碰到时闭口不谈《笑傲江湖》的原因。

再后来，我一次遇到金庸先生，提到这部《笑傲江湖》电视剧，金庸先生面无表情，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小说给了人家，我也没有发言权。”

（本文作者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原副会长、《新民晚报》高级编辑）

颜燕德，三十载二十一次助学青藏

日前，《2018 澳尤威·羌塘缘 公益助学讲坛》在上海举行，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传播顾问、原《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颜燕德和与会者分享了他到西藏的公益助学故事，并讲述了他的《情欲喜马拉雅》西藏专著和《西藏民间珍宝展》画册创作经历。

1988 年暑假，时任上海铁道医学院教师的颜燕德第一次赴西藏进行摄影创作，领略了雄伟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藏民族人文文化，颜燕德也开始了他在三十年中 21 次赴西藏的公益助学历程。

1993 年，因为乘坐长途汽车不便于随时随地深入藏区宣传希望工程，颜燕德独自驾驶两轮摩托车从滇藏公路到西藏，沿途向藏族群众宣传希望工程的意义和概况。

1994 年，为了更大力度地宣传希望工程，颜燕德带领上海铁道医学院的五位大学生骑自行车从青藏公路进藏到达拉萨，一路上向藏族同胞普及希望工程的知识，并将一百瓶治疗高原反应的特效药赠送给西藏自治区希望工程办公室。1996 年，他又带领年仅 13 岁的女儿，从上海坐火车到青海格尔木再换乘高原长途汽车，长途跋涉九天八夜到达珠峰之麓的定日县，向定日县中学初一的同学们转交了上海宜川中学初一（3）班每位同学写的互帮互学结对子的信件、全体同学签名的红领巾。

2013 年起，颜燕德开始了从上海自驾车到西藏和云南进行公益助学的经历。他从上海单独驾国产车，到云南进行《公益助学在墨脱》的助学活动。向当地教育局转交了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赠予的体育教学用品，并帮助原始森林深处的墨脱县小学建立了一支足球队。

2018 年 9 月，继 4 月至 5 月间《2018 红双喜·羌塘缘 滇藏青甘川 3 万里体育公益助学行》圆满完成后，颜燕德开始了 2018 秋季藏北、阿里地区公益助学项目考察，独自驾车穿越了阿里狮泉河镇到那曲市的无人区地带。此行全程一万五千余公里，经由苏、皖、鄂、陕、渝、川、青、藏、滇、黔、湘、赣、浙等 13 个省市自治区，历时一个半月。

颜燕德表示，公益助学事业也是为了践行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精神。“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船台诗人”的诗意人生

■肖 侯

案头放着诗人徐弘毅先生赠与我的最新诗歌创作结集《风景线》，尚飘着那一缕书印油墨的清香。前几年，徐弘毅也曾赠我他刻苦创作的两本心血结晶：诗歌集《船台，那声口哨》，诗文集《滴水集》。

徐弘毅年少有才，一首在中学黑板报上应景补白的短诗就已崭露其热爱文学的天赋属性。中学毕业后，跨进船厂（央企）工作，从学徒工做起，那个年代盛行诗与生活的融合、碰撞，工厂里的前辈工人诗人作家的成长经历，也给了他有益的启迪。徐弘毅一头扎进车间船头，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他写船厂实实在在的人和事，写船厂特有的汽笛声声、弧光闪闪，写船厂生活情趣的点点滴滴。在习研语言上下功夫，在刻画细节中找灵感，日积月累，写出

了很多有船厂鲜明特色的成功之作。有专家这样评价徐弘毅的诗歌创作：尽管，文学的海洋浩瀚美丽，然而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却很少，尤其是船厂的。作家，不少著名的作家对此也感到棘手。但是徐弘毅却用他的诗描绘了船厂的高吊、焊花。他的诗，带着钢，裹着火，耳目一新地反映了造船工人的精神面貌。

徐弘毅的诗篇编入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爱的风景线》诗集，而大量的则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船舶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萌芽》《文学报》《上海诗人》《劳动报》《静安报》等报刊，其中优秀作品还被编入《读者》《杂文选刊》等。

船台是个大舞台，船台足以大传唱。回顾以往，徐弘毅动情地说，是船

厂培育了我，是行业成就了我，心存感激的非船厂莫属！

时光进入新时代，徐弘毅以其敏锐闪光的智慧，成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的专栏作家，其独创的《三言两语》系列短文经久不衰，常年月载，至今已跃过了 500 篇之多，那些文面清新、哲理隽永的妙句美词引得无数读者粉丝青睐，书友将其称之为不可多得的跨越诗界的海派清口……

不久前，诗人在上海图书馆作了《诗创浅谈》的诗歌创作讲座，发表了见地独到的感想，并就“坚持点滴创作，保持累积风格”，谈了自己的体会。众多诗友、书友分享了这位诗坛老王的创作理念与成功经验。

多年前有幸与徐弘毅同作宁波文化之旅，途中小有光影纪录，承蒙高

看，一幅佛相俊秀的人物摄影习作，诗人一直用作微信题照至今尚未弃用，故每天第一时间收阅其诗创新作时，映入眼帘的当属有形有象的亲切问候，一份好温馨的文友情谊。徐弘毅当过央企的党委书记，也曾任总经理要职，但与我们普通书友相聚谈诗论文，却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诗人还有一个发表作品时用的很文青的笔名：徐范儿，取父母之姓而成，也是诗人朴实厚情的一种胸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享有“船台诗人”美誉的徐弘毅一直要求自己：人不可以不修炼，宁静而致远。岁月流转，一句哲理，三分天性，六行清新，九曲回味，是诗歌创作给予徐弘毅无穷的生活乐趣，而他的诗意人生也由此更加五彩缤纷……